

1998年初,《小说选刊》杂志开辟“小说课堂”专栏,邀我每月撰写一篇讲述小说创作艺术技巧的短篇。至2000年末,共发表了36篇。这一组讲义,如反馈者言,以其“深入浅出”的“可操作性”,博得了一些文学爱好者和初学写作者的青睐。有人曾把它们从刊物上剪裁下来,作为一种衡量尺度,供写作或阅读小说时参考。而今,我把它们补充修订,和我的“编辑生涯”一起结集出版,对未曾看过的读者,有必要做一些说明。

## 《天墨》： 张扬文化的力量

□石一宁

雪静的长篇小说《天墨》,虽是从地域文化、地域风情入手,以比较传统和通俗的寻宝、寻宝母题为结构框架,却展现了一个很大的创作企图或曰雄心抱负。

首先,它是以当代书画大师林散之的生平以及作品为背景,表现男主人公龙池的家乡天浦县,也就是现实中的江浦县,如今的南京市浦口区江浦地区的风土人情尤其是文化风貌。小说中的天浦县,文化气息浓郁,地域风情鲜明。天浦县的历史、人文、地理、天浦县方方面面的风俗民俗,包括婚嫁、饮食等等,所谓“好看的,好吃的”,作品中都有所涉及和描述。小说以众多生动的历史传说、诗词民谣、禅语对联,表现天浦县厚重的文化底蕴;而又通过这种文化底蕴,表现天浦县历史上和现实中的人。表现天浦人的历史身影,也表现天浦人的现实形象。在某种程度上,这部小说可以说写三两个或四五个有名有姓的天浦人,不如说它写的是整体的天浦人,是天浦人的整体形象。作者显然有给天浦县、天浦人树碑立传的意识,有给现实中的江浦地区扬名立望的心愿。作者虽然不是江浦人,甚至不是南方人,但在南京工作多年,对江浦地域文化显然十分了解,亦十分钟情。阅读这部作品,令人感到小说中所写的天浦县是一个颇具魅力与吸引力之地,使人顿生一游现实中的江浦,看那里的林散之纪念馆、看那里的山川林海、看那里的文化风情之想。

并非所有小说都一定具有充分的文学性,尤其是有人物与地域原型、有一定真人真事依据的小说。不少作者受到真人真事的拘束,素材的丰繁与生活的真实反而成为创作的掣肘和拖累。但《天墨》的作者比较注意规避这种弊端,不因为生活的真实而削弱和淡化文学性。小说虽然以江浦地区为背景,但小说称为天浦县;虽然以林散之为人物原型,但小说称为木月文,以真似幻,像实像虚,比较出色地处理了真实与虚构的关系,让叙事保持着一种灵动跌宕的状态,从而使作品获得更大的审美空间和审美张力。

小说通过书画大师木月文的艺术生涯及其作品的解读,通过对天浦县文化现状或曰文化生态的描写,进而扩展为一种普遍性、普世性的求索,这就是对中国传统

女作家雪静的第12部长篇小说《天墨》日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品写《世界经济早报》记者龙池,无意间在香港苏富比拍卖行发现了当代草圣木月文的《秀春图》,这使他十分诧异:自己家里明明有妈妈的戏迷木月文亲手送的《秀春图》啊!为了证实家里《秀春图》的真伪,他立刻乘飞机飞往老家天浦县。在飞机上与人类行为学博士、日本东京新闻社女记者田中樱子相遇,她竟然也是为《秀春图》而来!回到家中后,龙池发现画已被妈妈廉价卖给了一位房地产商人。幸而《秀春图》还在,于是一场藏宝与寻宝的较量开始了……

作品以寻找追索一幅《秀春图》的画为线索,将天浦的人文风物及二战期间日军在中国天浦的掠夺呈现给读者,以一幅丰富庞大的小说画面还原历史瞬间。其中既有为保护国宝而不惜金钱的中国记者和诸多性格人品不一的文人墨客,又有日本人类行为学女博士、奸诈好色的菲律宾海盗商人、代表日本右翼财团利益的反华青年、香港大玩家、拍卖行的拍卖师,还有隐在故事背后的日本前政要……作品两条线索并驾齐驱,构思奇诡,故事中暗藏故事,叙述优雅。

21世纪以来,诸如“环境”、“道德”、

■创作谈

## 请听我来说小说

□崔道怡

“凡是有志于创作的青年,第一个想到的问题,大概是‘应该怎样写?’现在市场上陈列着的‘小说作法’,‘小说法程’之类,就是专门掏这类青年的腰包的。然而,好像没有效,从‘小说作法’学出来的作者,我们至今没有听到过。”鲁迅曾经告诫,“创作是并没有什么秘诀,能够交头接耳,一句话就传授给另一个的,倘不然,只要有这秘诀,就真可以登广告,收学费,开一个三天包成文豪学校了。”

诚哉斯言。尽管我这“三十六讲”并非“小说作法”之类,然而效用是一样的;即便上过“小说课堂”,也未必就会写小说。否则,我本人早应该能成为小说家了。而我虽也曾发表过小说,却一直是一名文学编辑。文学是要先天禀赋灵气、后天花费力气,常能遭遇运气的事业,我缺乏这方面的素质和机遇。我的工作职责在审美;鉴别、判断创美活动的成败得失、品位高低。相对创美而言,审美讲求的是“规矩”。

“诗贵性情,亦须论法。”清代文人沈德潜指出,“然所谓法者,行所不得不行,止所不得不止,而起伏照应,承接转换,自神明变化于其中。若泥定此处应如何,彼处应如何,不以意运法,转以意从法,则死法也。”章学诚则说得更明确:“学文之事,可授受者,规矩方圆;其不可授受者,心营意造。”文无定法,而有“规矩”,那是一切文学作品应具备的共同之点。我所讲的,就是这种“可授受”的“规矩”。

作为职业读者,我是怎样审阅小说的?小说成果的优良中劣,我是如何评判的?若把小说比做园林,我便是它的“导游”。对初进景点的“游客”,“导游”或许有助于指点“门径”。我按照我的理解,向你指出各处景点的特色。即便你已登堂入室,是不是也愿意听一听我这个审美者的个人体会和经验呢?既然你已翻开此卷,那么就请跟随我来,我将说给你听——“小说是‘看’出来的”,“她的眼睛会说话”……

时间像一条没有尽头的长线,把村庄和村庄里一代一代的人事串起来,于是就有了后人讲述不完的历史。

一个家族的背后是一个村庄,一个村庄的背后是一个乡、一个县,乃至一个国家。面对或将被宏大历史淹没的家族,面对这个家族曾经走过沧桑变迁的岁月,为了记住这个家族和我们的民族的惨痛波折而又光荣辉煌的历史,于是就有了这本书。

吕双辉是深圳的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他的家乡涂岭镇是福建省惠安县惟一的革命老区,而他出生的路口庄是老区的一个基点村。他家的祖宅曾经是党的地下交通站。他的爷爷吕好成16岁闯厦门,在那里加入了工会组织,参加过“五四”运动的游行和集会,是在“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革命青年。吕好成还参加过攻打“台湾公馆”和“会审公堂”的活动,震惊中外的“厦门劫狱”也有他的身影。1930年,吕好成又在家乡参加了福建惠安工农红军,参与组建农会、农日夜校、妇女会,组织“抗捐拒匪”、“惠安暴动”等活动。他的奶奶黄宝是党的地下交通员,

## 平民也有传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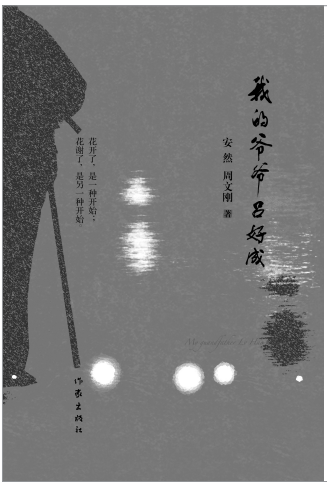
□安 然

经常为地下党组织递送情报。2007年10月25日,中央电视台《夕阳红》栏目以《百岁勋章》为题,介绍了他爷爷吕好成和他奶奶黄宝的传奇故事。

吕好成出生在清末民初,正是中国伟人辈出思想激荡的年代。有志青年纷纷加入救国救民的行列。吕好成也不例外,他和他的童年伙伴、少年朋友苏法全、陈平山、陈兴桂、吴敦仁等参加了许多爱国运动。后来,他的几个朋友相继牺牲,只有他和陈兴桂活了下来,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之中。然而,在“土改”运动中,吕好成被打成“封建头子”而惨遭迫害。他的童年伙伴陈兴桂为他伸冤,也被打倒。

翻开涂岭的历史,在大革命时期,涂岭人民可以说家有红军,户户有农会会员,百分之九十的青壮年都参加了农会和工农红军。

我出生在福建闽北,小时



时候听老一辈人讲了不少当地百姓参加革命的故事,闽北、闽西都是革命老区,许多老区人民为中国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据史料记载,湘江之战,六千闽西子弟兵血染疆场,前去投入革命的闽西子弟大多只有十七八岁。他们有的

是在放牛,有的是在耕田,看见红军队伍来了,放下鞭子和农具,赤着双脚,穿着槛褛的衣裳直接加入了红军队伍,甚至来不及跟亲人告别。后来很多人牺牲了,连名字也没能留下来。

吕双辉说起这些英雄前辈时,情绪激动。他恳切地对我说:“你是作家,又是福建人,我恳请你为故乡的这些英雄写一本书,让我们的子孙后代记住他们。”

从《涂岭革命史》中,我了解到:泉港区(原惠安县)涂岭镇是革命老区,从播撒红色火种到全国解放,吕好成、陈平山、苏法全、吴敦仁等许许多多革命者为了自由和解放,前仆后继、浴血奋战,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光辉历史,他们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也是后人的榜样。

在《我的爷爷吕好成》这本书里,我们根据有关史料和民间传说,塑造了吕好成这个人物,他是闽南的一个普通平民,又是八闽儿女中的一位杰出代表。通过这本书,我们把曾经发生在这片历史天空下的,或曲折、或隽永、或艰辛的故事,记录下来,留给后人。

## 女性作家笔下的女性之美

——读长篇小说《女人画》

□刘兆林

一个画家最能画好什么,在于他最熟悉什么。一个作家也如此,最熟悉的东西才有可能写好。曾经很熟悉乡村生活的辽阳女作家钟素艳,曾写过一批不错的农村题材中、短篇小说,其中《杨村选举》还获过《鸭绿江》文学奖。当时经辽阳文联和《鸭绿江》文学月刊编辑部及有关朋友推荐,我还为她的小说集《蝉蜕》写过一篇题为《展露才华不易 守住才华更难》的读后感,对她的小说创作寄予了期望。那时她在一所重点高中当语文教师,加之她最初是由诗和散文写起,处女集《约你共舞》是诗及散文的合集,所以她的中、短篇小说也充满了难得的诗意,小说人物也多是那有文化、不满足乡间的闭塞而向往城市生活的青年男女,读之感到一种扑面的健康向上的清新之美。她曾与辽宁文学院有签约作家关系,所以特别期望她能坚守住这一难能可贵的追求。后来她从学校调到检察机关工作,成了一位熟悉官场环境的案头小吏。环境变了,原来寄予那种美好愿望还能坚守住吗?

之后见到她的小说作品逐渐少了,倒是多了一些纪实文学的文字,所以便以为以时间比上帝厉害多了,会改变多少人的美好初衷啊。不想兔年岁末忽然收到她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女人画》,责任编辑是我熟悉的那耘先生。那耘曾责编出版过辽宁作家张涛颇受好评的长篇力作《窑地》,我读后曾激动地为这部小说写过一篇读后感。这次他对钟素艳的《女人画》又觉不错,所以我便怀了期望,躲过忙忙乱乱的岁尾,而于龙年春节过后集中了两天时间,认真读完《女人画》。

当下,女性写作和写女性的作品很多,底层女性、职场女性、娱乐服务业女性以及官场女性,不一而足,但不被物欲熏染而坚守高尚尊严的神圣女性却鲜见了。《女人画》所刻画的一群鲜活的女性,如市政府文化局办公室副主任丁玉洁、演员出身的市文化局局长董凡、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方小彤、市法院办公室主任谢大姐、市环保局检查科女副科长刘飞歌等等,却是一群自尊自重、有尊严有作为、重亲情友情,也重异性纯粹感情的优秀女性。她们既是事业上自立的强者,又是感情和人格上自尊自重的胜者。她们既强又善,并且事业之强既不是依男人而强,人格之尊也不是靠争女权压倒男权而尊。主人公

作为女性作者,我更了解和体恤女性细腻丰富的内心世界,我的作品一直都在关注女性,无论居住地是城市还是乡村,无论文化程度是高还是低,无论年龄是老还是少……几乎各个层面的女性都能在我的作品中找到她们的身影,并通过阅读,感受她们坚忍善良的美好品质。

女性肩负的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让她们赢得了社会的尊重。最近几年,随着对社会了解的逐步深入,我开始关注官场女性,她们在官场的生存状态和情感隐忧引起了我的思考,从对事业的

■创作谈

追求、责任的担当、对婚姻的维护、对情感的取舍,让我们看到官场女性的知性、优雅、内敛和坚强,也使她们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中显得更加自重自爱,独立从容,成熟美丽。于是便有了长篇小说《女人画》的构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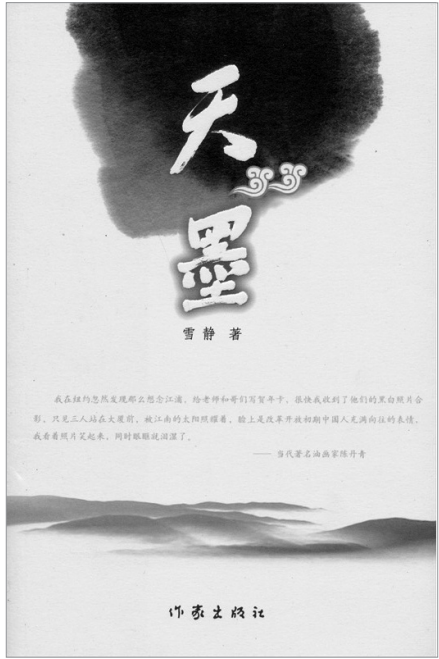
这一层面的女性就在我身边。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感知,依稀可见她们的喜怒哀乐,还有迷茫、疲惫和无奈。我想,我该为她们说点什么。官场女性生存在巨大的压力之中,需要社会和家庭信任、理解、支持和关怀。和强势的男性拼搏官场职场,不只是靠智慧、靠能力,还要克服交往中性别因素的诸多不便,还要承担家庭赡老抚幼的重担,偶尔还会遇到嫉妒、猜疑、报复、谣言等等的困扰……就这样一个大的环境和状态,好强的女性若能独立担当、顺利晋升、赢得尊重,实现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需要付出艰辛和努力,也要承受打击和委屈!更有传统偏见认为,女性的出人头地,大多

利用了性别优势,抹杀了女性巾帼不让须眉的个人实体价值,亵渎了女性的美丽高洁。而现实中,女性在官场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容忽视,她们细致周密,有耐力有趣趣,干练优雅,不甘人后,她们知性、自爱、内敛、独立、果敢、坚忍、善良……是官场中不可或缺的靓丽风景,是社会进步中不可低估的推动力量。

大多数读者会认为官场小说就是反腐小说。其中,如有女性出现,必有权色交易,这样的情节和结局一定在读者的设想之中。《女人画》力图颠覆读者对官场小说的通常理解和陈旧意识,颠覆女性就是献媚甚至是献身的偏见。

小说中三个官场女性由于不同的性格、不同的人生态遇,演绎出了不同的官场和情感故事。对事业的追求、对责任的担当、对婚姻的困惑、对情感的取舍,使她们在残酷的现实中更加自重自爱,成熟美丽。

我希望通过《女人画》的诠释,使读者对官场和职场女性有新的认识,希望社会更加关注和尊重女性,理解和支持女性。这也是我写作《女人画》的初衷。



## 寓意奇诡中的优雅端庄

——读雪静长篇小说《天墨》

□谭 高

“良知”等等正成为人类生存的关键词。事实上,人类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人的无助和无力,只能倚重良知作为道德的最后一道防线,这不能不说是人类的悲剧。艺术不可能救世,但好的艺术品可以抚慰人的心灵,安定人的情绪,将人的精神世界引入上流。这是雪静写此书的目的。正像《天墨》中的女主人公田中樱子所言:“书画是属于中国人的,这是由中国的汉字和中国人恬淡的性格决定的,世界上惟有人类可以称得上是拥有墨宝的国家,这墨宝像车轮一样一步一步向前滑动,载着我们的民族精神民族品格,给我们勾勒出一个恬淡宁静的中华世界。书画和艺术大概就是人类的专利,人类只有沉浸在艺术中,才能使世界变得和风细雨。要知道人类正是因为这种安宁的艺术情绪,才得以繁衍生存到今天,如果人类总为物质疯狂,试想地球上究竟有多少物质可供人类挥霍?”

一个好的作家,一个女性写作者也许应当比常人至少多一倍的悲悯之心。她是敏感的、前瞻性的、能于细微中发现人生真谛的高卓之人。她是激情的、勇于担当的、能够把自己的所思所想以艺术的手段完美表现的人。她是持重的、优雅的、格尽职守的、能够服从自己所创作的形象真正尊重艺术规律的人。她不仅关心人的命运,还关心宇宙的趋势走向。她破解女性的问题、环境的问题、道德的问题,有着终极关怀情怀,她把事关正义、公道、人类生存的所有问题都深深地嵌入自己的心脏。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女性写作者归根结底不是“女”字而是意味深厚的“人”字。女性写作是把自己的心献在人类的祭坛上。祝愿以心写作而别具一格的雪静,其文本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其真诚优雅历久弥新,永远受到读者的热爱。

